



中国古代
谐谑小说研究

乔孝冬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古代
谐谑小说研究

乔孝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谐谑小说研究/乔孝冬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8
ISBN 978-7-309-14041-5

I. ①中… II. ①乔…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2641 号

中国古代谐谑小说研究

乔孝冬 著

责任编辑/张蕊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71 千

202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041-5/I·1127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20
第一节 汉魏六朝娱乐观念与谐谑小说的形成	21
第二节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中的隐语艺术	32
第三节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的游戏娱乐风貌	44
第二章 谐谑小说体裁与批评	72
第一节 邯郸淳《笑林》与“笑林体”	73
第二节 刘勰《文心雕龙》论谐谑小说	88
第三章 隋唐五代宋谐谑小说的拓展	110
第一节 隋代文言“谐谑”小说的发展	111
第二节 宋代寓言体谐谑小说的寄喻	133
第四章 明清谐谑小说的生态与技法	151
第一节 明代文言与白话小说的交流融合	152

第二节	明清小说中谐隐动作型隐语的演变分析	170
第三节	笑话在明清小说的传播	189
第四节	关于《丁祭弹文》	210
结论		222
主要参考书目		225
后记		237

绪 论

一、谐谑小说的文体界定

研究“谐谑小说”，首先要确定它的界说与范围。谐谑小说又称俳谐小说、诙谐小说、“笑林体”小说、“排调”体小说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中《大唐新语》：“其中谐谑一门，殊为猥杂，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1〕《大唐传载》：“其间及诙嘲琐语，则小说之本色也。”《因话录》：“五卷徵部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2〕《鉴戒录》：“名为鉴戒，实则杂记唐及五代杂事，多诙嘲神怪之谈，不尽有关于美刺。”〔3〕《归田录》：“多记朝廷旧事，及士大夫谐谑之言。”〔4〕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者心中，所谓小说，即以谐谑为本色。《中国丛书综录》编者将小说划分为“杂录”“志怪”“传奇”“谐谑”“话本”“章回”“评论”七类，其中“谐谑之属”所列专集是自

〔1〕〔清〕永瑤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2〕同上书，第377页。

〔3〕同上书，第380页。

〔4〕同上书，第382页。

曹魏至清 148 种文言笑话。^{〔1〕} 总之，传统目录文献学家心目中的“小说体”，风格谐谑具有娱乐性是其重要特征。

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前言：“谐谑小说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文言笑话，它占了谐谑小说的绝大部分；二是具有小说意味的俳谐文；三是具有寓言性质，富有智慧精神和幽默意味的小说故事。”^{〔2〕} 并将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等五类，其中“谐谑类”所列曹魏至清文言专集 103 种，大部分是文言笑话。

（一）谐谑小说的主体界定：“笑林体”文言笑话

谐谑小说从传统目录学上属于文言小说中“谐谑”一门，发轫于曹魏之际，邯郸淳《笑林》发其端，鲁迅称其为“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3〕}。《笑林》之后，多部谐谑小说专集相继出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言：“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4〕} 朱荃宰《文通》卷二：“嘲谑调笑之余，用资谈柄，可助笔端。”检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唐前此类小说主要有 5 种，分别为魏邯郸淳《笑林》、西晋陆云《笑林》、西晋鲁褒《钱神论》、隋魏澹《笑苑》、隋侯白《启颜录》。除《钱神论》是俳谐文外，其他大部分都是

〔1〕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120—1128 页。

〔2〕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8 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6 页。

〔4〕〔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13 页。

文言笑话。从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魏晋滑稽，盛相驱扇”，可以判断具有此类谐谑特质的小说远不止于这些，而从现存残卷《启颜录》也可大略看出曹魏至隋朝的笑话风貌。唐五代谐谑小说处于低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谐谑类”列了5种，分别是刘讷言《俳谐集》、何自然《笑林》、无名氏《笑言》、杨名高《笑林》、皮光业《启颜录》。至宋辽金元，谐谑小说日趋成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谐谑类”有19种，如高恠《群居解颐》、周文玘《开颜集》、吕本中《轩渠录》、张致和《笑苑千金》、无名氏《醉翁滑稽风月笑谈》等。署名苏轼《艾子杂说》，堪称寓言小说的上乘之作，暗含讽刺甚多。明代由文人的雅文学转向市民的俗文学，谐谑小说的创作规模和水平达到了高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谐谑类”列举了50种，比之前的总和还要多出十余种。在这50种谐谑小说中，文言笑话成为创作高峰，如赵南星《笑赞》、耿定向《权子杂俎》、江盈科《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谈言》等大约有40多种，陆焕章《香奁四友传》、支立《十处士传》、陈相《百感录》、陈中州《居学余情》、王文禄《与物传》、舒纓《黎洲野乘》等，这种属于游戏之笔的俳谐文，即为宽泛意义上的谐谑小说。而《古今谭概》《雪涛谐史》等，因为内容不全是文言笑话，被《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归到“杂俎”类。为了研究方便，仍将这类文言小说归为谐谑小说研究的范围。明代的谐谑小说发展成熟，后代往往难以超越。清代谐谑小说创作明显不如明代，《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谐谑类”有24种，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石成金《笑得好》、陈皋谟《笑倒》、游戏主人《笑林广记》、吴趼人《新笑林广记》等。

文言笑话与谐谑小说文体特征都表现为滑稽和诙谐，因此需

要我们进一步辨别谐谑小说与文言笑话的关系。所谓“笑话”，是一些带有喜剧冲突或喜剧色彩的小故事。笑话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笑”。笑话作为一个独立体裁而载入文学史是在魏晋之际，曹魏时期邯郸淳的《笑林》，以第一部笑话专集的形式，标志了笑话艺术的独特价值。晋代孙楚《笑赋》“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1〕，以“调谑”称之，强调《笑林》的调谑娱乐功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从小说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肯定俳谐文学“举非违，显纰缪”〔2〕的价值，把笑话纳入小说研究的视野。笑话的文体归属在这里是明确的，鲁迅着眼于中国古代小说与笑话最初的产生是出于娱乐消遣与教化的功能。王利器《历代笑话集》认为“笑话是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话’就是故事，笑话就是以嘲笑为题材的故事，我国古代笑话是几千年来一直活跃在人民口头上的一种文学形式”〔3〕。但笑话的文体问题并未得到回答。任中敏在王国维《优语录》的基础上广泛搜讨，悉心考订，从戏曲史角度编成《优语集》一书，采录俳优艺人语言300多条，分为谏语、谑语、常语三种，而以谏语为主，认为这些表演是说唱艺术的源头。〔4〕薛宝琨《中国幽默艺术论》认为笑话是从“小说”和“残丛短语”中分离出来，具有浓郁喜剧意识的品种。〔5〕他认为笑话具有喜剧与滑稽的特性，与喜剧属于同一

〔1〕〔晋〕孙楚《笑赋》，〔唐〕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356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62页。

〔3〕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页。

〔4〕任中敏编著，王福利校理《优语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5〕薛宝琨《中国幽默艺术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

个美学范畴，提出笑话是独立于小说、戏剧、曲艺之外的一个具有喜剧意识的独特品种。笑话与谐谑小说这两个概念是交叉关系而非种属关系，只能说有些叙述体笑话是谐谑小说，有些笑话因为没有一定的叙事与情节，只是单纯的对联、酒令、段子、民谣、顺口溜、打油诗、谜语等，则不是谐谑小说。笑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特点是多呈小慧，机敏应对，常常铺垫取笑，常举说违反常理之事，具有喜剧性。笑话的创作方法常常是滑稽夸张，文字简短，难得深思，容易趋同。笑话的语言是锤炼和压缩的，具有爆破性和刺激性；或者富有情趣或内涵，层层铺垫，最终打开包袱，触发笑点。笑话并非都有情节，笑话语言的表现力受到特别注重，情节为语言服务，段子、民谣、顺口溜、对联、打油诗、谜语等都可为笑话，但这些都具备基本的小说结构和小说特征，因而不属于谐谑小说。总之，笑话的文体归属直至今天也还有加以明确和重新论证的必要，在辨析归类方面不能一概以小说统帅之。短小诙谐以故事为主，具备小说形态的文言笑话才是谐谑小说。

（二）谐谑小说的文体界定：小说意味的俳谐文、假传

俳谐文又称诙谐文、俳谐文、滑稽文，是具有诙谐、幽默、讥刺、讽谕、嘲谑甚至调笑性质的游戏文章，魏晋南北朝是俳谐文学的发轫期。现在可见最早的俳谐文集是南朝宋袁淑的《俳谐文》，《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五卷、《通志·艺文略》作十卷，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梁代《续俳谐文集》十卷、沈宗之《俳谐文》一卷和唐代刘讷言的《俳谐集》十五卷等，可惜今皆不传。另外，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也记

载了《任子春秋》《博阳春秋》等俳谐文集，后代的俳谐文集则名称各异，种类多样，如宋人对俳谐文的唱和进行结集，出现了方岳《拟文房四制》和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等俳谐文集。^{〔1〕}张振国依据明人陈邦俊编《广谐史》进行统计。《广谐史》十卷，今存明万历三十四年沈应魁刻本，全书共收录242篇“假传”，其中唐代4篇，加上“世次无考”中唐人文嵩的4篇，共收8篇；宋代21篇；元代19篇；明代152篇，加上“世次无考”和“姓氏无考”部分明代人的作品总数42篇。清代的“假传”文篇目根据《古今滑稽文钞》《历朝谐文大观》《古今滑稽文选》和其他资料共得20余篇。^{〔2〕}假传是一类介于史传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其文体归属向来是存在分歧的，现在不少研究者直接称这类文体为“小说体散文”。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评《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所说可谓探本之论。^{〔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不少这类作品集和单篇作品如《谈谐》《谐史》《滑稽小传》《文章善戏》《广滑稽》《谐史集》《古今寓言》《笔史》《十处士传》《香奁四友传》《豆区八友传》等归入小说家类存目。陈寅恪认为《毛颖传》是“以古

〔1〕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2〕张振国《中国古代“假传”文体发展史述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2页。

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1〕；王运熙认为《毛颖传》“跟传奇是比较接近的”；孙昌武认为《毛颖传》“从文体上，介于寓言和传记之间”，虽然是传记文，但“利用了小说笔法”；曾枣庄《宋文通论》认为“传异类”中秦观《清和先生传》和连文凤《冰壶先生传》均是“小说家言”〔2〕；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也将部分此类作品归入小说的范畴，认为“萧韶的《桑寄生传》是此时较别致的一篇带有传奇性的寓言小说”〔3〕。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也将大量明清时期的“假传”作品收入其中〔4〕；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则将《毛颖传》等作品称为“寓言体的传记小说”；台湾学界将这类作品称为“拟人传”体寓言〔5〕；韩国汉学界借鉴了徐师曾的分类，将这类作品称为“假传体小说”〔6〕。

所谓“假传”，即指中唐韩愈所撰《毛颖传》之类文章。与拟公文体俳谐文相比，假传类俳谐文更注重喜剧性格的塑造和喜剧情节的构成，因而更加接近小说意味。假传从题材上就是对正统传记的颠覆，所以学者在对《毛颖传》认识的基础上将假传的文体归属观点概括为三类：“史传”说、“杂文”说和“小说”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2〕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65页。

〔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4〕〔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3页。

〔5〕颜瑞芳《唐宋拟人传体寓言研究》，《古典文学》第14集，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第127页。

〔6〕〔韩〕赵润济著，张珺瑰译《韩国文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说。^{〔1〕}明清两代，假传自成一体，得到文苑公认，或又称之为“游戏之传”。这种“以文为戏”的俳谐文，在文体上存在着散文、寓言、小说、史传的争论。是否将《毛颖传》这一类“具有小说意味的俳谐文”划为谐谑小说，尚需从外延和内涵方面、从具体文本的叙事性等方面进一步阐释论证。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不少这类作品集和单篇作品如《滑稽小传》《文章善戏》《广滑稽》《古今寓言》《笔史》《十处士传》《香奁四友传》《豆区八友传》等归入小说家类存目，但是这类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其文体归属向来是存在分歧的，直接把“具有小说意味的俳谐文”这类文体归为“谐谑类小说”过于宽泛。具有小说情节结构且以叙事为主的、以谐趣游戏为目的的、由依违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向小说成功靠拢的“假传”，方可归为谐谑小说。

（三）谐谑小说的文体界定：富有小说故事的寓言

寓言与谐谑小说是两个概念，《辞海》对寓言是这样定义的：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认为：“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2〕}谭达先《中国民间寓言研究》把寓言的特征归为三点：一是含有比喻和讽喻，全篇贯穿着一个极明显的寓意；二是含有教训，在全篇中教训最为重要，趣味性次之；三是一般来说，作品形式比较简短。^{〔3〕}寓言与小说区别在于：寓言在于说理，小说在于叙事。寓

〔1〕刘美玉《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闽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美〕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3〕谭达先《中国民间寓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0年，第1页。

言叙述的事情总要包含或说明一定的道理。西周以来，由于文字记录手段的进步，开始出现了幽默意味的寓言，其是依附经传或子书而存在，也可看成笑话没有独立而依附经传或子书。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称：“小说，子书流也。”具有寓言性质又富有智慧精神和幽默意味的小说故事，在中国古代多保存在子集里面，不把寓言当笑话或者小说看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故事除了谐谑性外，确实含有较强的说理性，而说理性恰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特别强调的；从说理转向娱乐，脱离经传或子书依附的幽默寓言，“我们现在研究它，除了承认它是寓言外，也应该充分肯定它是具有笑话性质的小说”〔1〕。

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文言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是不同于白话小说、现代小说、西方小说的一个文类。文言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是记录见闻，而不是创作和虚构。现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将虚构、叙事、人物等现代写作的要素和标准引入，以此审视中国古代小说，造成对文言小说的遮蔽和误解。〔2〕不能以西方文学文类之一的小说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小说”，源于民族整体精神的“谐谑”小说观，如邯郸淳的《笑林》、曹丕的“俳说”、侯白的《启颜录》、民间伎艺中的“嘲戏”等，与西方作为文类之一的小说有本质差异。〔3〕由于中国小说

〔1〕王捷、毕尔刚《中国先秦笑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1期。

〔2〕罗宁《记录见闻：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3〕李军均《明前“小说”语义源流考论》，《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3年第2期。

历史变迁中的“反复”与“麇杂”，文言谐谑小说为了追求娱乐奇异的效果，常常萌生虚构的因子，与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相比，风貌上多了想象与夸饰。为了更好地体现文体的演进与小说发展的历程，在文言笑话、具有小说意味的俳谐文以及具有寓言性质的富有智慧精神和幽默意味的小说故事这三类范畴基础上，中国古代文言谐谑小说概念可进一步界定为“以诙谐、戏弄、滑稽、嘲噓、调笑或讥讽的故事为基本特征，具有谐谑性、虚构性的散体的文言书面故事”〔1〕。2003年山东师范大学唐丽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寓庄于谐 透视社会——明代诙谐小说散论》，将诙谐小说进一步界定为“在叙述内容上，以文言笑话类为主，有‘无复傍依’的人物、故事情节，即使是最简单的；在艺术形式上，诙谐小说一般篇幅较为短小，采用夸张、变形、漫画甚至是荒诞的艺术技巧，借以达到‘寓庄于谐，透视社会’的双重审美效果”，确为中的之论。

二、谐谑小说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一）谐谑小说研究现状

对谐谑小说类别的研究，首先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文言笑话的搜集整理。代表性的作品有鲁迅《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任二北《优语集》、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赵景深《中国笑话提要》等。鲁迅先生将《笑林》《启颜录》等文言笑话归于小说中的俳谐类，认为《笑林》与《世说新语》关系密切，笑林体影响了世说体。王国维是第一个将英文 Humor 引入中国

〔1〕陈洪、孟稚《论汉魏六朝俳优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的人，他在《屈子之文学精神》中将其译为“欧穆亚”，但是无人响应。而最早将英文 Humor 翻译为“幽默”的是林语堂，他也是第一个把幽默作为美学概念引进中国并选定“幽默”为汉译名的人。1924年5月23日，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幽默杂话》谈到：“幽默二字原为纯粹译音，Humor 既不能译为笑话，又不尽同诙谐、滑稽，若必译其意，或可作风趣、谐趣、诙谐风格。”“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1〕《论幽默》引用英国人乔治·麦烈蒂斯在《喜剧论》一文中所说：“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2〕林语堂借用西方幽默理论推崇幽默文学，提高了幽默文学的地位，但他幽默分析多从“生物学人生观”的角度发表随感式的理论心得，对幽默笑话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选录了《笑府》《笑倒》《笑得好》三部笑话集以及附录《徐文长的故事》。序言题作《苦茶庵笑话集序》，周作人认为笑话具有娱乐性和故事性，当作文学看，是故事之一，是滑稽小说的根芽。〔3〕赵景深的《中国笑话提要》用故事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笑话，考证了《笑林》《启颜录》和元代文人陶宗仪《说郛》里的笑话书版本情况以及笑话的题材

〔1〕林语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晨报副刊》，1924年6月9日。

〔2〕林语堂《优游人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笑话研究资料选》，武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印，1984年，第167页。

来源，对笑话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与分类，并具体分析了笑话的古今同异与发展流变。

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学者应用幽默理论对文言笑话从文学史、文化学、心理学、戏剧学、语用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笑话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期。

文言笑话的辑录整理方面，主要有王利器《历代笑话集》（1956年），辑入古代笑话书71种，中国台湾杨家骆将其改名为《中国笑话书七十一种》（1961年）；阎恒宝《历代笑话选》（1980年）；王贞珉、王利器《历代笑话集续编》（1985年）；陈维礼、郭俊峰《中国历代笑话集成》（1996年）；陈如江、徐侗《明清通俗笑话集》（1996年）；杨晓明《中国历代笑话大观》（2001年）等。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前言特别强调笑话作品的作用表现在讽刺典型的反面特征上，借助夸张和突出刻画的手法，把反面人物加以蠢化。段宝林《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是中国第一本全面研究笑话美学的专著，此书探讨了笑话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特征，一反传统美学所主张的丑是滑稽的根源，段宝林认为正面的喜剧人物也是喜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的、崇高的，同时论述了各种喜剧美学的理论述评和笑话的喜剧美学、喜剧人物、喜剧结构、喜剧语言等，详析了古今中外有关笑话的喜剧美学。^{〔1〕}薛宝琨《中国幽默艺术论》认为：“讽刺的笑比摹拟和滑稽的笑更具有社会意义。在现代美学概念中，滑稽是丑陋和乖讹，是丑的低层次自然状态的展示，与中国古代滑稽概念有所

〔1〕段宝林《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5页。